望溪先生文集

重刻方望溪先生全集序

六經四子皆載道之文而不可以文言也漢興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之徒始以文名猶未有文家之號唐韓氏柳氏出世乃捌以斯稱明臨海朱右取宋歐曾王蘇四家之文以輩韓柳合爲六家歸安茅氏又析而定之爲八而後此數人者相望於上下千數百年若合是莫與爲伍自是天下論文者意有專屬若舍數人卽無以繼賈馬劉揚之業夫自東漢以迄於明其間學士詞人蟻聚蜂屯不可計數一二名作先後傳誦宇內者亦如流水之相續於大川而其爲之數百十篇沛然暢然精光熖人間不可磨滅則自韓柳歐曾王蘇

外終莫得焉嗚呼蓋其難哉余嘗聞其故矣其所受者不優無以軼乎衆也其所入者不邃無以遺乎今也其所得者不廣無以肆其用也其所養者不充無以盛其發也其所踐者不實無以立其誠也日星之所以長明江海之所以不竭萬物之所以發生古之精且神於文者蓋必實有得於此焉非是不足以與於作者是以古文之學北宋後絕響者幾五百年明正嘉中歸熙甫始克賡之然熙甫生程朱後聖道闡明其所得乃不能多於唐宋諸家哉

朝有天下數十年望溪方先生出其承八家正統就文核之亦與熙甫異境同歸獨其根柢經術因事著道油

然浸漑乎學者之心而羽翼道教則不惟熙甫無以及之即八家深於道如韓歐者亦或猶有憾焉蓋先生服習程朱其得於道者備韓歐因文見道其入於文者精入於文者精道不必深而已華妙而不可測得於道者備文若爲其所束轉未能恣肆變化然而文家精深之域惟先生掉臂游行周漢唐宋諸家義法亦先生出而後揭如星月而其文之謹嚴樸質高渾凝固又足以戢學者之客氣而湔其浮言以故百數十年來奉而守者各隨其才學高下淺深皆能嶄乎古不振於正背而馳者則雖高才廣學亦虛憍浮夸半爲躍冶之金而已先生文集久行於世第原編卷數未分亦未用古人刻書

首尾相銜之法近復殘缺漫漶而集外又多關係重要之文世所未見鈞衡既援輯乃貸金而全梨之以快天下心目幷揭發先生明道與文之功正告海內來者知尊信而趨步也咸豐元年辛亥正月邑後學戴鈞衡謹序於味經山館

原集三序

歲辛未先君子與吾師及西濵姜先生同客京師論行身祈嚮西濵先生曰吾輩生元明以後孰是如千里平壤拔起萬仞高峰者乎先君子曰經緯如諸葛武侯李伯紀王伯安功業如郭汾陽李西平于忠肅文章如蒙莊司馬子長庶幾似之吾師曰此天之所爲非人所能自任也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介韓歐之間孰是能仰而企者西濵曰斯言也其信吾固知莊馬之可冀而心困力屈終邈乎其不可即也先君子見朋好生徒時時稱道之兆符兒時即耳熟焉既成童遂命請業師門迄今三十有三年矣雍正癸卯兆符復至京師懼吾師衰

狹請編年譜手錄春秋周官說及望溪文集乃知吾師於聖言實身肩而力取之而凡有志者皆不可以自畫也吾師質行經學古文後世自能懸衡兆符不敢置一辭恐不知者以為阿其所好也經說則始窺其樊恐言之未必有中故敘次文集既終微識簡端以俟後之君子雍正癸卯秋八月望後三日門人王兆符撰

望溪方子文學為世所稱而余與其事

蒙養齋入則合堂聯席出則比屋同垣晨夕居遊無不其者凡十有一年始知其宅心之實與人之忠其於幼所誦經書常陰取以自繩削而亦以望於人故居人上者必告以汰侈之召災事人者必戒以諂佞之失己為

子弟者則警以孝弟之易虧將仕者則數舉貪人覆轍愧遺父母妻子之醜用此不好善者聞之皆陰忌以爲刺己中人以下亦苦其行之難而見謂不情每薄暮歸寓必以此日過言過行諮余問爲發其禮義之過中者常怵然爲戒每自言於人紀中無一不愧負此心者孔子云能見其過而內自訟以余所見惟斯人而已凡行有奇衺者於衆中相接不交一語而朋友有過則盡言不諱雖久故相知者或不樂聞其言然以文學相推則知與不知無異辭噫是誠知方子之學與其文者乎方子嘗語余曰吾少好文而不好學故終老無成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而孔子許爲好學使吾能以好文者好學

雖愚且頑概乎必有得於身矣嗟乎非學之篤而能爲爲是言乎方子之文乃探索於經書與宅心之實與人之忠隨所觸而流焉者也故生平無不關於道教之文余共事時愛而錄之者十之四郵致者十之二姑就篋中所存編而錄之異日當刊布以示好方子之文而未知其學者乾隆五年三月混同顧琮撰

崟與北平王兆符皆以成童從學於先生兆符治經書古文而崟攻舉子業先生命之曰此術之成非潛心經訓而假道於八家之文亦未易遠於俗也時崟於韓歐之文亦粗知好焉厥後兆符自天津奉母南遷僑寓金壇獨身就先生講問凡數年歲時往來淮揚必發其篋

取所得先生經說古文而錄藏之然亦未暇究切也及康熙癸巳先生盡室北遷釜適成進士謂自是可肆力於經書古文而先生給事海淀釜拘絷部曹往還甚艱又公私促促少有餘暇惟流覩漢魏四唐人詩與懶性相宜而先生素不爲詩所業未敢以請及雍正五年釜以老母倚門告歸侍養則又欲聞先生之謦欬而不可得矣端居無事乃更發所錄藏而討論之乃知先生之文循韓歐之軌迹而運以左史義法所發揮推闡皆從檢身之切觀物之深而得之不惟解經之文凡筆墨所涉莫不有六籍之精華寓焉而先生學如不及不知身之既老每謂儒者著述生時不宜遽出二十年前釜嘗

與二三同學刻周官集註於吳門劉丈古塘刻喪服或問於浙東龔丈孝水刻周官辨於河北先生聞之切戒可示生徒不可播書肆劉龔二君子既歿得其書者益稀總督漕政御史大夫顧公惜之復刻於淮南每與崟言先生經說不可使沈沒間出所錄先生古文則其半皆未前見以兆符早世而崟久離先生之側也乾隆壬戌先生告歸崟請編定古文多散在朋友生徒間失其稿者十且三四誠就二家所錄及崟所得近稿先鋟諸版各從其類而不敢編次卷數俾海內同志知先生所作無一不有補于道教而苟有存者不可不公傳於世也乾隆十一年仲冬門人程崟撰

方望溪先生文集目錄

邑後學戴鈞衡重編校栞

卷一

卷二

卷三

論說十四首

卷四

序二十三首

卷五

書後題跋二十六首

卷六
書三十二首

卷七

贈送序二十首

卷八

卷十一

墓誌銘二十首

卷十二

墓表二十四首

卷十三

碑碣九首

卷十四
記二十二首

卷十五

頌銘八首

卷十七

家傳誌銘哀辭十五首

望溪先生文集初爲門人王兆符程崟同輯兆符早卒其後增輯付梓者惟崟 今本標兆符同輯者崟不肎沒亡友之善

也而亦隨時有所刪削故今世所行本前後篇數多寡不一然程氏親炙師門其去取率奉先生意指故世傳程本爲先生自定今不敢以集外文廁入謹就所見篇數最多之本凡三百八十四首爲分卷而排次焉唐宋八家說經之文少者類入論辨雜著多者別爲卷歐集經旨大蘇集經義是也虞山錢氏編震川集次經解爲卷首先生湛深於經爲之又多故程氏首區爲冊今從焉爲第一卷大蘇評史之文凡數十首此外文家未有及先生多者其題爲書後可區爲類程氏並讀子爲一冊今亦從焉爲第二卷讀經讀子史皆論議文故以

論說次焉原人原過等文亦論說也爲第三卷古人作書自敘大恉曰序後世乃倩人爲之然大抵發明書義體近論說姚郎中古文類篹以序跋次論辨今仿焉爲第四卷書後題跋體一也略與序同序以加於書之成册者發揮全恉書後題跋則隨舉一事一文而論之次序後爲第五卷陳義晰理指事述情書之所有事也以承序跋以啟贈序爲第六卷贈序始於唐昌黎最工自後作者皆有壽序亦贈送之類先生不多作附贈序爲第七卷傳者傳也傳其人之行實也文人不爲達官立傳所傳者窮賤獨行之士婦人方外之流耳紀事傳

之別體當依類而分編之爲第八卷第九卷誌銘碑碣金石之文體異傳而敘事同應後傳與紀事埋石壙中曰誌立石墓上曰表曰碑曰碣銘者誌之辭也碑碣亦可用之表則無銘先生爲之多不能總爲一分埋銘爲第十卷十一卷表與碑碣爲十二卷十三卷集中禮部尚書陳公神道碑以下七文先生初刻標題曰碑曰碣以後均改爲墓表蘇厚子曰神道碑文體尊大先生不肎標題四品已下官用碣高公官三品例用碑不用碣而碑文必詳備此文簡略稱表爲宜茶村王彥孝妻俱不宜名碣余按蘇說是也但古人墓表無用銘辭者韓公鄭夫人殯表通體七字詩無序乃拗體不可爲通例歐公瀧岡表初稿末用四字詩後改去之惟能武將軍許君墓表末云乃爲表于其墓既又作詩以遺之云云亦未嘗標以銘曰攷說文碣石特立也張表臣曰碣者揭示操行而立之墓隧也唐宋文人多用之于處士女流隋志

唐會要俱云隱淪道素孝義著聞者雖無爵亦聽
立碣　國朝通禮庶士得視九品官則荼村與王
彥孝妻稱碣似皆無礙高公碣先生私立故不稱
碑且三文中俱明言碣則止從文中所書爲是今
均依原題附記蘇君之言俾學者知標題之不可
忽也又集中杜蒼略墓文先標墓誌銘後改墓表
攷文中有卜葬某鄉某原來徵辭云記亦碑文之
云則爲誌銘無疑今亦入埋銘類焉

屬有紀事不以刻石者其體自存也次碑碣爲第
十四卷勒頌于石鏤銘于器二者亦古金石文也
喜雨說意主于頌兼有箴銘意焉編爲第十五卷
哀祭源出三百篇其體屈大夫開之昌黎祭十二
郎文散行不以韻後人遂兩承之然而韻其正也
次頌銘爲第十六卷示道希四書程氏編入書類
鄙意隨事指示與家訓同先生篤于倫理家傳誌

銘哀辭至性發露自來文人莫有及者故程氏別
分爲册七思亦哀辭也義宜入合爲第十七卷文
以類聚有文少不能成卷而於諸類未合者則以
雜文統之訂爲十八卷終焉鈞衡謹識

讀

讀經

讀古文尚書

先儒以古文尚書辭氣不類今文而疑其僞者多矣抑思能僞爲是者誰與夫自周以來著書而各自名家者其人可指數也言之近道莫若荀子董子取二子之精言而措諸伊訓大甲說命之閒弗肖也而謂左邱明司馬遷揚雄能爲之與而況其下焉者與然則其辭氣不類今文何也嘗觀史記所采尚書於肆覲東后則易之曰遂見東方君長太子朱啟明則曰嗣子丹朱開明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則曰有能成美堯之事者如此類不

可毛舉因是疑古文易曉必秦漢閒儒者得其書苦其奧澀而稍以顯易之辭更之其大體則固經之本文也無逸之篇今文也試易其一二奧澀之語則與古文二十五篇之辭氣其有異乎遷傳儒林曰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遂以起其家逸書而安國自序其書謂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增多二十五篇夫古文既不可知僅就伏生之書以證而得之則其本文缺漫及字體爲伏生之書所不具者不得不稍爲增損以足其辭暢其指意此增多二十五篇所以獨爲易曉而與伏生之書異與然則遷所云以今文讀之者即余所謂以顯

易之辭通其奧澀而非謂以隸書傳之也

讀大誥

昔朱子讀大誥謂周公當時欲以此聳動天下而篇中大意不過謂周家辛苦創業後人不可不卒成之且反覆歸之於卜意思緩而不切殊不可曉嗚呼此聖人之心所以與天地相似而無一言之過乎物也蓋紂之罪可列數以聳人聽而武庚之罪則難爲言所可言者不過先王基業之不可棄與吉卜既得可徵天命之有歸而已夫感人以誠不以僞此二者乃周人之實情可與天下共白之者也其於武庚則直述其鄙我周邦之言未嘗有一語文致其罪其於友邦君第動以友伐厥子

之私義而不敢謂大義當與周同仇也非聖人而能言不過物如是與不惟此也周初之書惟牧誓爲不雜武王數紂之罪惟用婦言棄祀事而剖心斮脛焚炙刳剔諸大惡弗及焉至於暴虐姦宄則歸獄於多罪逋逃之臣故讀牧誓而知聖人之心之敬雖致天之罰誓師聲罪而辭有所不敢盡也讀大誥而知聖人之心之公審己之義察人之情壹稟於天理而修辭必立其誠也然大誥之書自漢至宋千有餘年讀者莫之或疑至朱子而後得其間焉是又治經者所宜取法也夫

讀尚書記

書說之謬悠莫如君奭篇序稱召公不悅及周公代成

王作誥而弟康叔自唐以後衆以爲疑朱子出其論始定然折之以理而未得其情也余既辨周官正戴記然後悟曰是二者亦劉歆之爲耳蓋歆承莽意作明堂記奏定居攝踐阼之儀而戴記所傳無是也故豫徵天下有逸禮古書周官文字者令記說於廷中以示明堂記所自出（不徒購其書而徵其人使記說判其無稽也故前後至者以千數）而又多爲之徵於文王世子之篇竄焉周末諸子言禮者莫篤於荀卿而網羅舊聞莫先於史記故於荀氏司馬氏之書亦竄焉奏稱周公踐阼而召公不悅所以探漢大臣之心而多爲之變以攜之也而於記無可附故於君奭之序竄焉而並竄魯燕世家以爲之徵莽改元稱康誥王若

曰朕其弟小子封以爲周公受命稱王之文則當是時尙無篇首周公作洛衆會之文也（使此文前具則必引爲明證而不徒虛爲之說矣）歆知其說爲天下所心非故復竄此以設疑於後世爾葢是篇乃伏生之書博士弟子所循誦也若早竄焉則衆譁然而辨其非矣蘇氏謂康誥之首乃洛誥錯簡羣儒因之亦非也其地其時實與多士篇應而見士於周義亦近焉葢五服之國各登其民治而貢士於周故公因而告之然大義無存焉雖存而不論可也余惘漢唐諸儒爲歆所蔽使聖人之經受其誣而記禮者及荀氏司馬氏亦爲歆而受惡故辨其所由然使後有考焉

讀尚書又記

西伯受命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及以是年改元自歐陽氏辨其妄羣儒昭然若發矇矣然特謂司馬氏孔氏毛氏之妄耳書之傳詩之序自前世多疑其僞惟史記爲完書遷知六藝必折衷於孔子文王服事殷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而追王孔子之言甚著而敢妄爲異說乎蓋莽既稱康誥以爲周公居攝稱王之文故復爲此以示居攝稱王而復臣節者周公也受命稱王而不復爲人臣者文王也紂君天下數十年西伯斷二國之訟諸侯鄉之遂以是年改元制正朔況孺子襁抱劉崇瀦翟義滅宗室王侯公卿大夫郡國吏士同心相推

哉乎緯書言文王受命有白魚負圖赤雀銜書之瑞亦莽受銅符帛圖金策據以卽眞之符驗也詩書之文曰文王受命惟中身謂繼世而爲諸侯也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謂受命爲西伯而專征伐也以受命爲稱王自史記始而後爲書傳詩序者因之耳史記宣成閒始少出而未顯今所傳乃歆所校錄而可據爲信乎周本紀詩人蓋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至王瑞自太王興不獨與論語中庸顯背繩以文義亦多駢旁技削之前後誥意正相承無閒朱子謂史記之妄歐陽氏所辨明矣惟九年大統未集實爲痕瑕嗚呼武成之篇古文也古文尙書毛詩皆自歆發歆爲三統厤考上世帝王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則武成及周本紀之文爲歆所增竄尙何疑乎嗚呼歆之徧竄羣書以助爲彌縫乃其姦之

所以卒發於後世與

讀君牙冏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

尚書自畢命以下所存六篇先儒多未達其義余嘗考之費誓則事可傳也君牙冏命秦誓則言不可廢也呂刑文侯之命則事不可沒也三代之刑典至穆王而始變文武之舊都至平王而終棄可無志乎呂刑之言雖甚不可廢而孔子錄之則非以其言也觀文侯之命無一言之當物而弗删則以著事變而非有取於其辭義審矣司馬遷作史記於費誓具詳焉於秦誓删取焉而文侯之命則沒之蓋以其言無足存而不知事不可沒也用此觀之聖人删述之義羣賢莫之能贊豈獨春秋

之筆削哉

書存文侯之命而宣王中興用賢討叛事列正雅者其誓誥策命之文無一見焉先儒以謂亡於幽王之亂而余竊意所亡者不惟宣王之書自君牙以下六篇皆孔子摭拾於亂亡之餘非得之周室之史記也自唐虞夏商非關一代廢興之故不以列於書故周書自畢命以前皆造周鞏殷保世靖民之大政也若專取辭意之善則成康之際周召其政史逸作册其命官之辭遠過於君牙冏命者必多矣孔子乃舍彼而取此義安處與用此知康王以前策命之大者已與誓誥並列於學官而立爲四術其餘內史所藏孔子蓋未之見也呂刑則布

在四方而有司籍之若魯若晉若秦之書則其國傳之君牙冏命則其家守之子嘗學禮而病杞宋之無徵故於周書惜其僅有存者而錄之以垂法戒焉耳使得諸周內史所藏則豈宜闕佚而不類如此哉使內史之籍尚存而孔子未之見亦不宜竟以君牙以下六篇續備有周一代之書而定以百篇之數抑觀君牙冏命秦誓而又以歎世變之亟焉文武之政刑皆變亂於穆王而讀其書彬彬乎去成康不遠也秦穆悔過思賢之言可法於後世而力趨其忿以遂前愆言與行顯背而謂可塗民之耳目夏殷之末造未嘗有是也二帝三王純一忠敬之風其尚可復也哉此又序書之隱義也

讀二南

二南之序曰繫之周公繫之召公余少受詩反覆焉而不得於心及觀朱子集傳云得之國中而雜以南國之詩謂之周南得之南國者直謂之召南然後心愜焉而漢廣汝墳所以獨列於周南則其義未之前聞也夫周道興於西北自北而南地相直者正江漢也風教遠烝於此則周之西南沿漢與江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之怙冒舉諸此矣至於汝墳則又自西而益東自南而漸北殷商國畿而外皆周之宇下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也且其辭義以視召南諸篇亦瑩然而出其類方是時被化之國其上之風教雖能應於關雎麟趾而下之禮俗猶未盡淳觀漢廣之愛慕流連而知其不可求則與行

露野有死麕悄乎其有懼心者異矣草蟲殷雷自言其傷而已耳汝墳則憂在王室而勉其君子於文王以服事殷之心若或喻之錄此二詩而被化之先後疆略之廣輪觀感之淺深一一可辨矣十三國之風其篇次列於周大師或孔子更定所不敢知而二詩之在周南則爲周公所手訂決也惟何彼襛矣其作於鎬洛若齊人爲之皆不宜以入召南豈秦火之後詩多得之諷誦漢之經師失其傳而漫以附焉者與

讀行露

行露之詩世儒多引韓詩及劉向列女傳以謂申人之女許嫁於酆夫家不備禮而欲迎之雖致獄訟女終不

行誣矣哉嬰與向胡爲而傳此乎蓋此詩既女子所自作則失怙恃且無兄弟之依可知矣曰許嫁則許之者必父兄也遭家之變莫爲之主雖自歸於舅姑不得謂非義況其夫就而迎之乎既有獄訟以召伯之明則必開以大義而官爲之配矣其詩曰誰謂汝無家信如所傳是故有室家之約也以一禮未備而終不肯行則將轉而之他乎此害義傷教不近於人情而可列正始之風以爲教於閨門鄉黨邦國與嬰向之蔽良由未達於室家不足之云而以辭害義不知設詐以求偶即此已不足爲人夫此貞女所以疾之深而拒之決也以朱子之勤經豈其未見嬰向之書蓋嚴而斥之以無溷後人

而羣儒乃援集傳禮或未備一語以曲證其誣辭不亦悖乎

讀邶鄘至曹檜十二國風

漢唐諸儒於變風傅會時代各有主名以入於美刺朱子既明辨之而世儒猶嘵嘵葢謂一國之詩數百年之久所存必政教之尤大者閭閻叢細之事男女猥鄙之情即間錄以垂戒不宜其多乃至於此而不知刪詩之指要即於是焉存葢古者自公卿至於列士職以詩獻而褻世之臣孰是如大雅之舊人家父凡伯者乎故淇澳緇衣而外士大夫憂□閔己之詩所存無幾而叢細猥鄙之辭則無一或遺葢民俗之眞國政之變數百年

後廢興存亡昏明之由皆於是可辨焉稽之春秋中原建國兵禍結連莫劇於陳鄭衛次之宋又次之而淫詩惟三國為多（樂記雖云宋音燕女溺志然特論其音且燕女非必淫奔也）以此知天惡淫人不惟其君以此敗國亡身殄嗣其民夫婦男女亦死亡危急焦然無甯歲也而淫詩之多寡實與兵禍之疏數相符則刪詩之指要居可知矣齊晉秦三國最强而兩國無淫詩齊襄災及其身崔杼弑君陳氏竊國皆由女禍故齊詩終於猗嗟載馳敝笱始於雞鳴秦之亡以親奄寺疾師儒故秦詩始於車鄰駟鐵終於夏屋唐俗勤儉固其所以興也然纖嗇筋力則動以利而易動故其後趙盾欒書皆為國人所附而晉卒分於三族

乃桓叔武公爲之嚆矢耳國以此始亦必以終茲非其明鑑與若魏若曹若檜國小而鄰逼故君民同憂未敢淫逞而君少偷惰臣或貪愚則國非其國矣總而計之邶鄘無徵魏檜早滅衛鄭以下七國之亡徵並於所存之詩見之非聖人知周萬物而百世莫之能違其孰能與於此然則鄭之亡轉後於陳而衛之亡又後於宋何也鄭之淫風盛於下而未及其上衛有康叔武公之遺德雖至季世猶多君子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或同始而異終或將傾而復植豈可以一端盡哉以是知天命無常國之興亡一以人事爲準也

讀邶鄘魏檜四國風

魏檜之詩皆作於未并於晉鄭之先其辭其事可按而知也晉自桓叔以後陰謀布德以收晉民而魏偏介焉所任非人賢者思隱吏競於貪此君子所以歎心憂之誰知而小人則已望樂郊而思適也檜風之作蓋在厲王之世有識者憂宗周之殞爲將及焉此萇楚匪風所以作也蘇轍乃以比於邶鄘謂所言皆晉鄭之事而朱子亦承用焉集傳謂魏詩爲晉作檜詩爲鄭作並引蘇氏檜詩之說必出自他人朱子誤記爲子由耳夫晉至武獻思啟封疆方欲用其民而撫輯之豈復有碩鼠之號而檜并於鄭在東遷以後武莊強盛王室再造大難已夷又何風駭車傾之懼乎邶鄘舊國之詩無一存焉何也以諸國之風比類以求其義必其君有

大美大惡民心以動國俗以移而後風謠作焉魯宋望國歷年久長而詩無風況蕞爾之邶鄘立國又日淺哉魯宋之君有篡弒而無淫昏篡弒之惡宜載於册書而國之臣民則不忍作詩以刺也其俗由舊而無大改更故無風之可陳（觀魯為吳公子札所歌風詩止十五篇可知）孟子說詩必以意逆志而又在於論其世其此類也與

讀王風

世儒謂讀王風而知周之不再興非深於詩者之言也方是時上之政教雖傎而下之禮俗未改其君子抱義而懷仁其細民畏法而守分以道與周盡視變魯變齊而尤易焉黍離兔爰憂時閔俗百世以下猶使人悱惻

而流連大車檻檻師都猶能正其治也君子陽陽匿跡
下僚而不改其樂也采葛憂良臣之見讒卭中懼賢者
之伏隱覩其朝有若榮公皇父師尹之敗類者乎君子
於役發乎情止乎禮義者無論矣葛藟悲無兄弟則宗
子收族大功同財之淳風猶未泯也戍者懷其室家而
於君長無怨言思存之女自誓於所私按其辭意亦未
嘗心非其大夫覩其民有若晉國之誣於欒氏齊魯之
隱民心歸於陳季者乎十篇之中淫志溺志敖辟煩促
之音無一有焉蓋自周公師保萬民君陳畢公繼治於
伊洛自上以下莫不漸於教澤愾於德心而知禮義之
大閑故降至春秋篡弒攘奪接跡於諸夏之邦而王室

則無之以衆心之不可搖奪也子頹子帶子朝之亂國民鄉順官師守常故侯伯公卿倚是以定謀而亂賊皆應時誅討使當是時上有宣王下有方召則其興也勃矣況能託國於周孔乎然孔子志在東周其於齊衛之君猶瞻瞻焉而適周則未嘗一自通於其主及二三執政何也蓋周之政在世卿久矣以羇旅之士一旦奉社稷以從非聖如湯文安能蹈此故必得大國而用之踐桓文之迹然後能成周召之功此孔子之志事也世儒以周不能興遂謂王風氣象薾然不可振起是所謂見其影而不見其形者也孟子言誦詩讀書道在知人論世而自道其學曰知言有以也夫

讀齊風

余少讀著疑與鄭之丰衛之桑中爲類而非議不親迎親迎之禮壻本御輪三周先俟於門外且跬步之頃而三易其轍不惟無此禮數亦非事之情及少長見班固地理志然後得其徵蓋此女所奔者非一人東方之日則奔之者非一女也齊自襄公鳥獸行下令國中長女不得嫁爲家主祠名曰巫兒至東漢之初俗猶未改故當其時奔者亦若無作於父兄受其奔者亦可無慚於里黨蓋惟聽其奔然後可以安人情別天屬也顯言而公傳道之是以鄭衛之詩按其辭可知爲淫奔而著與東方其事其辭與夫婦之唱隨者幾無辨也國語稱襄公田狩畢弋不聽國政而惟女是崇則還與盧令亦同時所作耳齊

之立國能強。由其民習於武節。而其後篡弒竊國之釁。皆由女寵。其詩十一篇。二爲遊田。五爲男女之亂。而冠以古賢妃之警其君。蓋齊之所以始終者具此矣。孔子刪詩。事有細而不遺。辭有汚而不削。以是乃廢興存亡之所自也。非然。則鄭衛齊陳之淫聲慢聲。胡爲而與雅頌並立與。

書周頌清廟詩後

舊說此周公既成洛邑而朝諸侯率之以祀文王之樂歌。蓋以四時祫祭皆於太廟。無獨祀文王之禮。然武王革殷之後。洛邑未作之前。不宜竟無祀文王之樂歌。尚書武成王來自商至於豐。則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

尙在五廟中之稷廟及武王遷鎬乃立天子之七廟而周公於是時特起大義立廟於豐獨祀文王成王作洛至於豐而發命則豐廟作於遷鎬之初可知凡爵命公侯卿大夫皆於豐廟康王命畢公保釐東郊則步自周至於豐江漢之詩召虎錫命告於文人是也蓋祫祭先公先王於后稷之廟宰諸侯以致孝享宜也爵命當世之公侯卿大夫而臨以上古之侯伯則義有未安鎬京雖有文王之廟然后稷及先公先王皆式臨焉而獨受命於文王之廟非文王之心之所安也郊祀后稷而別立明堂以宗祀文王亦此義也然則載見辟王何以有獨祀武王之詩曰此其事與文王異是乃成王免喪初遇吉祭奉武王之主以入

王季之廟而特祀焉儀禮所稱吉祭猶未配謂此也蓋事應祧之祖之終不可缺一時祭故必祫於太廟奉祧主以藏夾室然後特祀新主於所入之廟文王侯伯也吉祭於廟不宜有樂歌成康以降後王皆有吉祭而不爲樂歌古人事君親要於誠信不敢溢言虛美以滋天下後世之口實也

又書清廟詩後

或謂武成丁未祀於周廟天子諸侯之出歸告於祖禰之正禮也即事者惟邦甸侯衛耳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告至於前所告者之正禮也以順天革命故特舉柴望耳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於周乃庶邦

君臣受命於周之始古者爵命必於祭安知非此時特祭於文王之廟而作是詩也然方是時先公先王之樂歌未作不宜先薦文王之詩五廟之舊制未更樂章不宜首舉淸廟爲義且朱子既據孔疏所推日厤而升既生魄三語於丁未之前則未知孰爲定論也或謂據戴記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則時祭亦有犆安知此詩非用於犆祭時乎不知以禘爲時祭乃漢儒約春秋所書嘗禘傅會而爲之說前儒之辨明矣雖夏殷之世禮文質略事亦難舉至周則前期卜日卜尸散齋七日致齋三日使日祭一廟祭之明日繹而賓尸自致齋以至終事兼旬中無卌日之閒人力則實不能勝國事則一

切廢置加以天地社稷山川百神之事六服羣辟朝聘會同之政日不暇給矣用此知時祭必無犆而凡祀文王之樂歌皆始作豐廟時所薦也

讀周官

嗚呼世儒之疑周官爲僞者豈不甚蔽矣哉中庸所謂盡人物之性以贊天地之化育者於是書具之矣蓋惟公達於人事之始終故所以教之養之任之治之之道無不盡也惟公明於萬物之分數故所以生之取之聚之散之之道無不盡也運天下猶一身視四海如奥阼非聖人而能爲此乎然自漢何休宋歐陽修胡宏皆疑爲僞作蓋休耳熟於新莽之亂而修與宏近見夫熙甯

之弊故疑是書晚出本非聖人之法而不足以經世也
莽之事不足論矣熙甯君臣所附會以爲新法者察其
本謀蓋用爲富强之術以覗公之依乎天理以盡人物
之性者其根源較然異矣就其善者莫如保甲之法然
田不井授民無定居而責以相保相受有辠奇衺相及
則已利害分半而不能無拂乎人情矣修輿宏不能明
辨安石所行本非周官之法而乃疑是書爲僞是猶懲
覆顚而廢輿馬也是書之出千七百年矣假而戰國秦
漢之人能僞作則冬官之缺後之文儒有能補之者乎
不惟一官之全小司馬之缺有能依倣四官之意以補
之者乎其所以不能補者何也則事之理有未達而物

之分有未明也嗚呼三王致治之迹其規模可見者獨有是書世變雖殊其經綸天下之大體卒不可易也若修與宏者皆世所稱顯學之儒而智不足以及此倘安望爲治者篤信而見諸行事哉必此之疑則惟安於苟道而已此余所以尤痛疾乎後儒之浮說也

周官辨僞一

凡疑周官爲僞作者非道聽塗說而未嘗一用其心卽粗用其心而未能究乎事理之實者也然其閒決不可信者實有數事焉周官九職貢物之外別無所取於民而載師職則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市官所掌惟廛布與罰布而廛人之斂布總

布貨布別增其三夏秋二官歐疫禬蠱攻貍蠹去妖鳥歐水蟲所以除民害安物生肅禮事也而以戈擊壙以矢射神以書方厭鳥以牡橭象齒殺神則荒誕而不經若是者揆之於理則不宜驗之於人心之同然則不順而經有是文何也則莽與歆所竄入也蓋莽誦六藝以文姦言而浚民之政皆託於周官其未篡也既以公田口井布令故既篡下書不能遽變十一之說而謂漢法名三十稅一實十稅五則其意居可知矣故歆承其意而增竄閭師之文以示周官之田賦本不止於十一也莽立山澤六筦榷酒鑄器稅眾物以窮工商故歆增竄廛人之文以示周官征布之目本如是其多也莽好厭

勝。妖妄愚誣。爲天下訕笑。故歆增竄方相壺涿哲蔟庭氏之文。以示聖人之法。固如是其多怪變也。夫歆頌莽之功。既曰發得周禮。以明因監。而公孫祿數歆之罪。又曰顚倒五經。使學士疑惑。則此數事者。乃莽與歆所竄入決矣。然猶喬數事之外。五官具完。聖人制作之意。昭如日星。其所僞託。按以經之本文。而白黑可辨也。古者公田爲居。井竈場圃取具焉。國賦所入。實八十畝。孟子及春秋傳所謂十一。乃總計公私田數以爲言。若周之賦法。不過歲入公田之穀。并無所謂十一之名也。又安從有二十而三與十二之道哉。閭師之法。通乎天下。又安有近郊遠郊甸稍縣都之別哉。載師職所以特舉國

宅園廛漆林以田賦之外地征惟此三者耳今去近郊十一至無過十二之交而載師職固辭備而義完矣周官之田賦更無可疑者矣周之先世關市無征及公制六典商則門征其貨賈則關市征其廛蓋以有職則宜有貢又懼所獲過贏而民爭逐末耳肆長之斂總布蓋總一肆貨賒官物所入之布而斂之非別有是征也若質布則本職無是絘布則通經無是也今去絘布質布總布之文而廛人職固辭備而義完矣周官之市征更無可疑者矣方相氏之索室毆疫也庭氏之射妖鳥也硩蔟氏之覆妖鳥之巢也乃聖人明於幽明之故而善除民慝也害氣時作妖鳥夜鳴人之所忌其氣餘足以

召疾殃故立爲經常之法俾王官帥衆而毆之引弓而射之則民志定其氣揚而夭厲自息矣夫疫可毆也而蒙熊皮黄金四目與莽之遣使負鷩持幢何異乎卜得吉兆以安先王之體魄而入壙戈擊四隅以毆方良與莽之令武士入高廟拔劍四面提擊何異乎妖鳥之巢可覆也而以方書日月星辰之號懸其巢妖鳥之有形者可射也不見其形而射其方猶有說也神之降不以德承焉不以其物享焉而射之可乎水蟲之怪可毆也而其神可殺乎神無形而有死神死而淵可爲陵其誣燿天下與莽之鑄威斗鐫銅人膺文桃湯赭鞭鞭灑屋壁異事而同情今於方相氏去蒙熊皮黄金四目及大

喪以下之文於哲蔟氏去以方書下之文覆其巢則鳥自去矣以方書懸巢上是不覆其巢也與上文顯背於壺涿氏去若欲殺其神以下之文於庭氏去若神也以下之文則四職固辭備而義完矣其他更無可疑者矣凡世儒所疑於周官者切究其義皆聖人運用天理之實惟此數事揆以制作之意顯然可辨其非眞而於莽事則皆若爲之前轍而開其端兆然則非歆之竄入而誰乎昔程子出大學中庸於戴記數百年以來莫有異議朱子斥詩小序雖有妄者欲復開其喙而信從者稀矣惜乎是經之大體二子斷爲非聖人不能作而此數事未得爲二子所釐正也雖然理者天下之公也心者百世所同也然則姑存吾說以

俟後之君子。其可哉。

周官辨僞二

媒氏仲春之月。大會男女。奔者不禁。近或爲之說曰。是乃聖人之所以止佚淫而消鬬辯也。每見吡庶之家。嫠者改適。猜釁叢生。變詐百出。由是而成獄訟者十四三焉。豈若天子之吏。以時會之。而聽其相從於有司之前。可以稱年材。使各得其分願哉。管子治齊。以掌媒合獨猶師其意。則斯乃民治之所宜也審矣。嗚呼。管子生政散民流之後。而姑爲一切之法。是不可知。若成周之世。則安用此哉。自文王后妃之躬化。遠蒸江漢。至周公作洛。道洽政行。民知秉禮而度義也久矣。又況周官之法。

冠昏之禮事黨正教之比戶之女功鄰長稽之凡民之有袤惡者雖未麗於法而已坐諸嘉石役諸司空任諸州里尚何怨曠陰私暴詐之敢作哉管子合獨之政乃取鰥寡而官配之若會爲而聽其自奔則雖亂國汚吏能布此爲憲令乎蓋莽之法私鑄者伍坐沒入爲官奴婢傳詣鍾官者以十萬數至則易其夫婦民人駭痛故歆增竄媒氏之文以示周官之法官會男女而聽其相奔則以罪沒而易其夫婦猶未爲已甚也莽之母死而不欲爲之服歆與博士獻議周禮王爲諸侯緦衰弁而加環絰同姓則麻異姓則葛今周禮司服無弁而加環絰三語則媒氏之文爲歆所增竄也決矣按莽欲九錫則增易左傳

謂周公越九錫之檢莽欲稱假皇帝則云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於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其僞撰經文皆歆爲之謀主也又以文義叢之於莽者不禁下承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則所謂不用令求知其何指也旣曰大會男女又曰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重見贅設失言之序必削去仲春之月以下三十七字然後媒氏之文與義皆完善、嗚呼聖人之法所以循天理而達之也聖人之經所以傳天心而播之也乃爲悖理逆天之語所混淆至於二千餘年而不可辨則歆誠萬世之罪人也余嘗病班史於莽之亂政姦言纖悉不遺於義爲疏於文爲贅然周官之爲歆所僞亂者乃賴班史而備得其徵豈非聖人之經天心不欲其終晦而旣蝕復明固有數存乎其間邪或曰歆於司服職轉不竄入三語必竄入以惑人聽司服職則本有爲諸侯緦衰及其首服皆弁絰之語而弁而加環絰同姓則麻異姓則葛乃

禮家之常談眾共知之歆之姦心以周官雖藏册府而恐吏民或私有其書敢以恭之亂政竄入諸官頒示天下而於已所獻議禮家之常談轉不竄入使人疑古書之傳有同異以此於易詩書之文引用或有增損者正所謂顚倒五經使學士疑惑也

書周官大司馬四時田法後

聖人之政盡萬物之理而不過者不惟其大惟其細聖人之文盡萬事之情而無遺者不以其詳以其略周公五官之典皆然而大司馬四時田法尤其顯著者也蓋觀春與秋而知冬夏之田王及諸侯皆不與焉春者王與諸侯所執之鼓秋者所載之旗冬夏則特標羣吏盛暑隆寒不宜以武事煩尊者學士冬夏不習舞亦此義且官徒殷則勞費大也觀虞人所萊之野樹表者三百五十步圍禁前後之屯百步而知鄉遂公

邑都家之車徒皆前期各習於其地而赴禁圍者無幾焉鄉師前期出田法於州里大司馬前期命修戰法茇舍治兵所辨號名旗物戠以內毋漏焉則前期而備教之可知矣使偏陳於禁圍則一鄉一遂之車徒有不能容矣此所以事習而民不煩也魯人大蒐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殆其遺教與戰法田法之詳至冬狩始見者雖各修於其地然必待築場納稼之後乃可徧簡車徒稽人畜旗物軍器行於三時則奪農功而無地以陳車馬辨夜事於仲夏者人可露處而衣裝約也於茇舍特舉辨軍之夜事則知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通乎三時矣於夏舉礿於冬舉烝則祠嘗視此矣於

春舉社則秋報可知矣於秋舉方則春祈可知矣小雅以社以方疏謂皆秋報也大雅方社不莫承祈年之後必春祈也呂氏月令所述多周制孟春命祀山林川澤邦畿四面皆有之月令於春未及方祭疑卽方也仲春命民社二者正次祈穀之後可與大雅相證於秋冬曰致禽則春夏獻禽之約可知矣於冬特舉饁獸則秋猶未敢備取而不足以供四郊之饁可知矣田法戰法冬詳其目而春舉其綱仲冬大閱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至不用命者斬之卽春蒐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也中軍以鼙令鼓至鳴鐃且卻坐作如初卽春蒐所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也以旌爲左右和之門至車徒皆譟卽春蒐表貉誓民鼓遂圍禁也前期修戰法四時所同而於冬乃出之則三時專辨其一而大閱備

舉其全具見矣使以曉周秦漢人藉之則倍其文尚不足以詳其事經則略舉互備括盡而無遺是之謂聖人之文也

讀儀禮

儀禮志繁而辭僻義曲而體直微周公手定亦周人最初之文也然其制惟施於成周爲宜蓋自二帝三王彰道教以明民凡仁義忠敬之大體雖氓隸曉然於心故層累而精其義密其文用以磨礲德性而起教於微眇使之益深於人道焉耳後世淳澆樸散縱性情而安恣睢其於人道之大防且陰決顯潰而不能自禁矣乃使戔戔於登降進反之儀服物采色之辨而相較於微忽

之閒。不亦末乎。吾知周公而生秦漢以降。其用此必有變通矣。獨是三代之治象。與聖人彷徨周浹之意。可就其節文數度。省想而得之。故昌黎韓子讀此。惜不得進退揖讓於其閒。然其辭以類相從。其義以合而見。而韓子乃分劉而別著爲篇。則非吾之所能知矣。

書考定儀禮喪服後

余少讀儀禮喪服傳即疑非卜氏所手訂乃一再傳後門人記述而閒雜以己意者而於經文則未敢置疑焉惟尊同者不降時憯然不得於余心乃試取傳之云爾者劉而去之而傳之文無復舛複支離而不可通曉者更取經之云爾者劉而去之而經之義無不即乎人心

然後知是亦歆所增竄也蓋喪服之有厭降見於子思孟子之書惟尊同不降則秦周以前載籍更無及此者而於莽之過禮竭情以侍鳳疾及稱供養太皇太后義不得服功顯君事尤切近故假是以爲比類焉嗚呼先王制禮有迹若相違而理歸於一者以物之則各異而所以爲則者無不同也尊同而不降物之則無是也曾是可厚誣先聖而終蔽人心之同然者乎夫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其於易春秋閒有稱引皆自爲之說而謬其指書之傳詩之序雖有假託而經文則未嘗增易焉然則公孫祿所謂顚倒五經使學士疑惑者喪服經傳之文尤顯見於當時而爲老師宿儒所指斥者歟時周官始出戴

記倘未列於學宮

讀孟子

余讀儀禮嘗以謂雖周公生秦漢以後用此必有變通及觀孟子乃益信爲誠然孟子之言養民也曰制田里教樹畜而已其教民則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凡昔之聖人所爲深微詳密者無及焉豈不知其美善哉誠勢有所不暇也然由其道層累而精之則終亦可以至焉其言性也亦然所謂踐形養氣事天立命間一及之而數舉以示人者則無放其良心以自異於禽獸而已既揭五性復開以四端使知其實不越乎事親從兄而擴而充之則自無欲害人無爲穿窬之心始盡其

憂世者深而拯其陷溺也迫皆昔之聖人所未發之覆也嗚呼周公之治教備矣然非因唐虞夏殷之禮俗層累而精之不能用也而孟子之言則更亂世承汚俗旋舉而立有效焉有宋諸儒之興所以治其心性者信微且密矣然非士君子莫能喻也而孟子之言則雖婦人小子一旦反之於心而可信爲誠然然則自事其心與治天下國家者一以孟子之言爲始事可也

辨明堂位

明堂位列戴記先儒以爲誣舊矣而余尤疑是篇不知何爲而作也謂周人記之則於明堂方位度數朝會禮儀宜詳謂魯人自侈大則宜先周公勳勞法則以及山

川土田附庸殷民周索命誥典册而無一具焉至曾君臣相弑三傳無異辭初誦經書者皆識焉記者能詳四代之服器官而獨昧於此豈不異哉及讀前漢書然後知此莽之意而爲之者劉歆之徒耳莽之篡無事不託於周公其居攝也羣臣上奏稱明堂位以定其儀故記所稱莫不與莽事相應其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以莽踐阼背斧依南面朝羣臣也賊臣受九錫以爲篡徵自莽始故備舉魯所受服器官以爲是猶行古之道耳其稱魯君臣未嘗相弑又以示傳聞不可盡信若將爲平帝之弑設疑也其篇首曰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易周

公以天子與當日羣臣所奏周公始攝則居天子之位非乃六年然後踐阼隱相證也莽贊稱假皇帝則奏稱書逸嘉禾篇周公奉鬯立於阼階延登贊曰假王涖政勤和天下書既逸矣云云者誰實爲之又況漫無所稽之雜記哉或疑周公踐阼倍依以朝諸侯別見史記魯燕世家而荀卿儒效篇亦曰以枝代主疑明堂記或有所授不知古用簡册秘府而外藏書甚希大史公書宣成閒始少出自向校遺書歆卒父業以序七略東漢宗之凡後世子史之傳皆歆所校錄也歆既僞作明堂記獨不能增竄大史公荀子之文哉詩書而外周人之書成體而不雜者莫如左氏春秋傳史克之頌祝鮀之言

於魯先世事詳矣無一語及此而悖亂之說皆見於歆以後始顯之書則歆實僞亂增竄以文莽之姧也決矣嘗考魯世家削去成王臨朝至匔匔如畏然燕世家削去成王旣幼至召公乃說前後文義脗合無閒而周本紀所謂周公攝行政當國與尚書位冢宰正百工義正相符是則劉歆之徒所未及改更而尚存其舊者且金縢乃伏生之書始出卽列於學官稱王與大夫盡弁又云公爲詩以貽王而王亦未敢誚公則年非甚少斷可識矣以是觀之凡言成王幼者皆莽歆之誣妄也蓋欲言周公踐阼則不得不言成王幼不能踐阼耳昔韓子論學首在別古書之正僞取其正者以相參伍而得其

會通則昭昭然如分黑白矣

書考定文王世子後

余少讀世子記怪其語多複喈枝贅旣長益辨周公踐阼之誣武王夢帝與九齡之妄而未有以黜之及覩前漢書王莽居攝羣臣獻議稱明堂位周公踐阼以具其儀然後知是篇誣妄語亦當時所增竄也是篇所記數世子之禮也而稱成王不能涖阼者再周公踐阼者三成王幼而孤無由習世子之禮非闗不能踐阼也周公抗世子之法於伯禽豈必踐阼而後法可抗哉其强而附之增竄之跡隱然可尋莽將即眞稱天公使者見夢於亭長曰攝皇帝當爲眞故僞附此記以示年齒命於

天而夢中得以相與昔周文武實見此兆則亭長之夢信乎其有徵矣嘗考周官顯悖於聖道者實有數端而察之莫不與莽事相應故公孫祿謂歆顛倒五經使學士疑惑其罪當誅意當其時老師宿儒必具見周官禮記本文而憤其僞亂故祿亦疾焉余於周官之不類者既辨而削之乃并芟薙是篇稍移其節次而發其所以然之義孟子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之數者乃禮義之大閑自前世或疑而未決或習而不知其非故不自揆刊而正之以俟後之君子

莽之亂政皆託於周官而借端逆節一徵以禮記其引他經特遷其說謬其指而未敢易其本文其受九錫奏稱謹以六藝

通義經文所見周官禮記宜於今者爲九命之錫蓋他經則遷就其義而周官禮記則增竄其文之證也蓋武帝時五經雖並列於學官而易詩書春秋傳誦者多故說可遷指可謬其本文不可得而易也儀禮孤學自高堂生而外學者徒習其容而不能通其義故於喪服微竄經文附以傳語至戴記則後出而未顯周官自莽與歆發故恣爲僞亂然恐海內學士或聞見周官之書而傳儀禮戴記者能辨其所增竄故特徵天下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史篇文字者並詣公車至者以千數皆令記說廷中而又使歆卒父業典校羣書而頒布之使前見周官儀禮戴記之本文者亦謂歆所增竄雜出於廷中記說而疑古書所傳或

有同異其巧自蓋者可謂曲備矣自班固志藝文壹以歆所定七略爲宗雖好古之士無所據以別其眞僞而每至歆所增竄則鮮不以爲疑蓋書可僞亂而此理之在人心者不可蔽也戴氏所述禮記無明堂位至東漢之初馬融始入焉其爲歆所僞作無可疑者而此記所稱周公踐阼及他誣妄語莫不與莽事相應一如莽之亂政分竄於諸官先聖之經古賢之記爲歆所僞亂者轉賴其自蓋之迹以參互而得之豈惟人心之不可蔽哉蓋若天所牖焉俾後之人或以專罪余則非余之所敢避也

莽之求書先逸禮以戴氏所傳無明堂位及此記所增

竄也次古書以稱周書逸嘉禾篇假王涖政也次毛詩以毛氏後出未顯俾衆疑其引詩而遷其說謬其指者或出於毛氏也（如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爲以天下養之類）次周官其亂政皆分竄於諸官也並及爾雅雜家使衆莫測也易春秋無求焉以莽事無所託雖有稱引而於本文無增竄也昔朱子謂戴記所傳或雜以衰世之禮然相提而論其誣枉未有若周公踐阼居天子之位者其妖妄未有若武王夢帝與九齡而文王復與以三者其悖謬未有若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及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不能主者凡此皆先儒所深病蒙士所心非也莽爲其母功顯君服天子之弔服而

不主其喪則雜記之文毋亦歆所增竄以示大夫士相去一間耳而古者子爲大夫於父母之服卽有變況踐阼居天子之位乎子爲大夫父母之爲士者尚不敢主其喪況居天子位與尊者爲體而可私屈爲母喪主乎歆既邪惡而文學乃足以濟其姦凡所增竄辭氣頗與戴記周官爲近故歷世以來羣儒雖究察其非終懷疑而未敢決焉班史謂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余攷自古承學之士通經習禮而爲妖爲孽亦未有如歆之甚者也然莽以六藝文姦言當其時卽交訕焉而歆竄蝕經傳以誣聖人亂先王之政至於千七百餘年而莫敢難支則歆之罪其

更浮於莽也與

文王十三生伯邑考辨

余少閱大戴記稱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即辨其誣而未得證驗先兄曰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安有是然猶不能無疑及考王莽傳平帝年十有二而莽欲以女配故歆先竄此於大戴記以示文王始婚亦年十有二然後莽請考論五經以定天子之娶禮又恐戴記出宣元間學者多見其書故其後復徵羣士使記說逸禮於廷中以欺惑學士莽之篡無事不託於文武周公盡夏殷以前先聖之事與言所傳甚希衆皆耳熟焉難以鑿空構立而經傳諸子皆周人之書遭秦火而始出於漢故使歆

典校。卒向之業。以售其姦。自東漢相傳。以至於今。皆歆所校錄也。學者可溺於前儒傳授之言。而不別其眞僞哉。

成王立在襁褓之中辨

武王崩成王幼在襁褓之中說見家語又見史記又見賈誼保傅篇而漢書亦云武帝命畫周公負成王圖以賜霍光蓋莽與歆既曰成王不能踐阼則年宜甚幼而金縢之篇無是也其書乃伏生所傳舊列學官不可譸張爲幻故於戴記竄焉又恐戴記出宣元間學者聞有其書故欲多爲之徵而論語乃世儒所習誦故又於家語竄焉漢興搏學多聞莫如賈生繼春秋創史法囊括

載籍爲世所宗莫如太史公故又於二書竄焉至漢書所云或武帝偶命作圖以示立少子之意或其事亦歆等構造又或史官所記本周公輔成王圖而歆易爲負班固因之皆不足據也衆言淆亂必折諸經金縢之篇曰王與大夫盡弁則旣冠明矣公以詩貽王而王亦未敢誚公則已甚達於世事矣以是知古書中言成王幼不能踐阼者皆妄也而況云在襁褓之中哉幸而金縢之篇尚存不然則歆之怪變竟無從而得之矣或又以王自稱沖子周召稱王孺子爲疑是惑也盤庚之誥自稱沖人范文子爲大夫贊軍謀而武子呼爲童子嗣君之自謂師保之規箴其稱言義當若此不可以弗察也

讀經解

此記中閒所述多荀卿語疑出於漢之中葉而傳荀氏之學者爲之也三代盛時國不與政家無殊俗詩書禮樂布在庠序以爲四術降至春秋王道雖微而周禮未改孔子贊易作春秋其徒守之陵夷至於戰國百家放紛儒術大絀焉有一國而專立一經以爲教者哉遭秦滅學至漢景武之閒諸老師各抱一經以授其徒於是齊魯燕趙鄒梁之學與而承其學者復以教於鄉邑各自爲方不能相通而其人之性質行能亦漸摩於經說而別異焉記者旣列教之所由分並其說之有所失而又念一道德而同風俗非羣儒之私教所可冀也所以

養君德施政教正俗化莫急於禮而禮非天子不能行禮之興然後君德可成而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和仁信義得其質宗廟朝廷得其秩室家鄉里得其情禮之廢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恩薄道苦序失行惡其亂百出而不可禁禦凡此皆荀氏所謂原先王本仁義禮正其經緯蹊徑不道禮憲而求之於詩書不可以得之之本指也夫六經火於秦並出於漢而禮之廢則自漢始河間獻王獻古邦國禮五十六篇武帝不用而沿襲秦故以定宗廟百官之儀其士禮之僅存者亦未布頒以爲民紀自是以來學者循誦易詩書春秋之文而虛言其義有得有失一如記所稱而禮則湮沈殘缺每至

郊廟大議衆皆冥昧而莫知其原閭閻士庶喪祭賓婚蕩然一無所守而競於淫侈記所云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意在斯乎學者可習其讀而弗察歟

書辨正周官戴記尚書後

余以王莽傳辨周官所僞亂循是以考戴記尚書及子史傳注然後知余莽政之符驗周官無可疵者合莽事之比類古聖無見誣者循是以討去之然後諸經之賊蝕一旦而廓然嗚呼書更秦火篇殘文缺而已耳而歆所僞亂則混淆於本文之中伏闇而不可見盤出互證深固難搖自程朱二子出然後能辨古書之正僞而後之儒者知以理義爲衡故凡周官戴記書傳詩序之紕

謬雖未辨所從生而鮮不以爲疑疑之者衆然後或得其閒而白黑可判焉漢儒之治經莫勤於鄭氏然以莽事訓周官而於周公踐阼文王受命稱王皆篤信焉而益漫其支流况𢓜序孔傳之僞雜乎世俗之貿儒尙或以經說惟漢儒爲有據而詆程朱爲憑臆非所謂失其本心者與

記王巽功周公居東說

涇陽王巽功臥疾逾月時往問之一日語余曰周公居東惟集傳居國之東爲近而未著其何地也自我覿之王欲覿逆卽觴而出郊就令出舍以俟公必信宿可至古者大夫有罪自投於私邑以待放禮也然則公所居

其近在郊關之內與余曰子之言其信畿內公卿之采
地當在縣鄙而有勳勞者別有賞田周官載師以賞田
任遠郊之地司勳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是也春
秋傳曰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公主
東諸侯則邑於國之東宜矣公之避與禹益之避異禹
益之避以遠爲宜公之避以近爲宜其不之縣鄙之采
而退就近君之小邑理固宜然然則公所居爲鎬東鄉
郊之賞邑決矣巽功仕不廢學其出爲監司所領皆大
藩而返自江西蔚說成其疾也夜不能寐輒思尚書疑
義及旦伏枕而爲草今文二十八篇將徧矣氣雖困見
余輒蹶然興問辨移時嘗語河南李雨蒼曰吾見望溪

則曠然無憂而身爲之輕效速於藥物其好學求友之切如此此是日也以疾動不任筆墨又閉廟余言乃屬余爲之記